

当代学

林散之

林昌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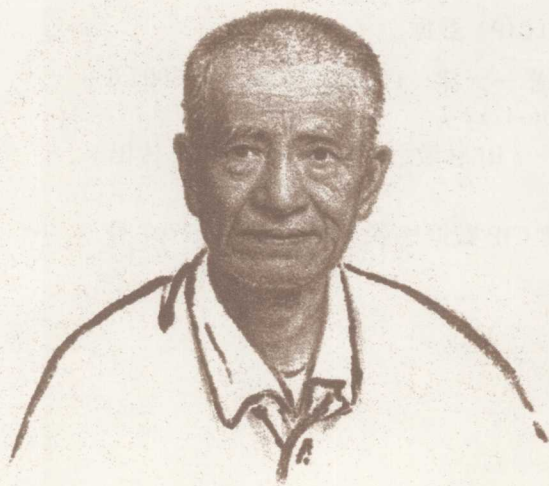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有林散之在南京，我岂敢在南京写字。
——郭沫若

散翁当代称三绝，书法尤矜屋漏痕。老笔淋漓臻至善，每从实处见虚灵。
——赵朴初

林老写字真如大鹏展翅！
——启功



林昌庚 II 著

林散之

当代学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散之/林昌庚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06-4712-7

I. 林… II. 林… III. 林散之 (1898~1989) —传记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270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75 插页 10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35.00 元

作者序

1989年12月6日,我最敬爱的父亲——林散之与世长辞了。

尽管父亲已寿届九十二岁高龄^①,尽管对父亲的辞世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但等到父亲真的与我们永别时,仍给我们子女带来了无限的悲痛。

父亲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却总时时清晰而又深刻地萦回于我们的脑际。

父亲的一生,是极其艰苦坎坷的一生。如果说有黄金时代,那只是在他十三岁以前。由于优越的家庭环境和祖母的无比溺爱,他顽皮而尽情欢乐地度过了短暂的童年。十四岁以后,由于祖父的早逝和家庭的急剧衰落,使他走上了发奋求学和艰苦创业的征途。经过他自己难以想象的刻苦努力和名师的正确指点以及万里壮游,使他的艺术成就与日俱增。

进入四十岁以后,父亲远游归来,刚刚踏上艺术发展新阶梯的重要时刻,严重不利于他艺术事业发展的种种困扰和波折连续不断地向他猛烈袭来: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后接二连三的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与他艺术事业毫不相干的十二年行政事务生涯……一直到1963年,父亲已六十六岁,由江浦转到江苏省国画院,才真正安定下来,全身心地从事

^① 我国民间计年岁方法习惯用虚岁,即出生当年为一岁,第二年为两岁,余类推。父亲林散之毕生所作书画落款皆用虚岁,为与其一致,本书皆用虚岁。

他的艺术创作。但好景不长，只安定了三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母亲病亡，家里珍藏的书、画、碑、帖悉数被毁，父亲被迫到处流浪，身体不幸致残，差点丢了性命。

但是，数十年间，不管处于什么变化万千的艰难环境，父亲总能“动中求静”、“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就是他对艺术事业从不间断地、呕心沥血的苦苦追求。这也是他一生多难生涯中在心灵上的最大乐趣和安慰。

父亲一生淡泊，不求闻达，“笑把浮名让世人”。等到他的作品被从寂寞的角落里发掘出来，公诸于世，并逐步受到高度重视时，他已两鬓苍苍，步入耄耋之年，走路都要借助轮椅了。

父亲在艺术上的成就，现在已较普遍地为世人知晓了。但早在1962年，父亲还在江浦任副县长时，高二适先生第一次见到父亲的书法作品时，拍案惊呼：“这才叫字！”对父亲的诗则誉为“当代诗坛一绝”。十年后的1972年，启功先生第一次见到父亲的书法作品时，崇敬之情油然而起，脱下帽子，向作品恭恭敬敬地鞠了三鞠躬。后来，启功先生赠父亲诗有“吴生画笔杜陵诗，纸上依稀两见之”的赞语。1975年，父亲去北京，在李真将军家挥毫作书时，启功先生在旁看着，惊叹说：“林老写字真如大鹏展翅！”1976年启功先生在“林散之草书中日友谊诗卷”上题跋云：“散翁先生书学，服膺其乡贤包慎伯之说，深入汉魏，而放笔为草，沉着痛快。尝观临池，悬肘回腕，撮指执管，纵横上下，无不如意，窃效为之，不能成字。而先生笔底龙蛇，枯润相发，回视包慎翁之专倚漫笔淡墨，余浑潏然，以济其笔力所不到者，其得失自见。王荆公诗云，莫道今人不如古，信为知言。”赵朴初先生从1972年开始，多次赞誉父亲：“散翁当代称三绝，书法尤矜屋漏痕。”“老笔淋漓臻至善”，“精思博学复奚如”。“雄笔映千古，巨川非一源。”评价其草书精品“不让前贤，或有过之。”江泽民主席在《林散之艺术馆》参观林散之的书法作品时，作出“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评价。亚明先生在一次大会上发言说：“由于林散老的存在，才使我国书法艺术保持了国际领先地位。”陆俨少先生谓：“观散翁书字，开卷之际，逸笔余兴，百态横生，淋漓挥洒，烂然在目，为人所不及。”老卉先生评曰：“林散之书法独步当代。”1984年，日本青山杉雨先生称颂父亲“草圣遗法在此翁。”还有人认为：“我国书法艺术，从王羲之到林散之，过去几千年没有人能超过王羲之，今后要超过林散之是更不容易了。”

然而,父亲自己则认为:“时名不足取”,“评价一个人的艺术成就,要等他死后三百年才能定案。”他从不满足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一直到九十多岁还要求自己“为学日求益”。

我的艺术水平很低,尤其作为子女,我不便也无能力对父亲的艺术成就作出确切评价。但对于父亲一生如何历尽艰辛、顽强不懈地苦苦攀登艺术高峰的具体历程,则了解得比其他人多一些、准确些、详细些。出于对父亲、对社会的责任感,我觉得有必要把父亲的毕生经历真实地介绍出来。如果世人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则我于愿足矣。我想,这也是符合父亲生前愿望的。

由于父亲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在撰写本书过程中不得不回忆起许多令人伤心的往事,因此,这本书往往是伴着泪水写成的。

在撰写过程中,姐姐林生若、林苻若,哥哥林昌午都提供了许多珍贵素材和帮助;姐夫李秋水始终大力相助,使本书得以如期完稿,谨致谢意。

目 录

作者序	001
-----------	-----

一、大家庭	001
-------------	-----

二、顽皮的童年	004
---------------	-----

泥美人的风波	004
--------------	-----

祠堂闹鬼	005
------------	-----

《辞源》里的“蜈蚣”	006
------------------	-----

骡子的尾巴	006
-------------	-----

钓公鸡	007
-----------	-----

画驴	008
----------	-----

江水滔滔一孤舟	009
---------------	-----

三、奋发的青壮年时代	010
------------------	-----

祖父早逝	010
------------	-----

学徒	011
----------	-----

“不及，非人也”	012
----------------	-----

求师	013
----------	-----

古棠三痴生吟稿	014
---------------	-----

习武	015
----------	-----

手足情	016
-----------	-----

课蒙	017
----------	-----

恩师张栗庵	018
-------------	-----

起死回生	019
------------	-----

驱狐	021
----------	-----

痴人得贤妻	022
-------------	-----

分家	023
----------	-----

江上草堂	025
------------	-----

父亲的名字	029
-------------	-----

《山水类编》	030
--------------	-----

荐师黄宾虹	031
-------------	-----

保镖	035
----------	-----

治水	037
----------	-----

四、壮游	042
准备	042
游程概况	043
密藏旅费的妙计	045
十次遇险	046
成都以后	049
归来	052
游兴再起	053
由一首诗引起的回忆 ...	055

五、抗日战争时期	057
轰炸乌江	057
逃难	058
避难新法	059
抢救人命	060
“鬼子兵”筑炮楼	061
“以华治华”	062
“乱世人命不如鸡”	063
处世难	065
人质	066
乱世吟	067

六、解放战争时期	070
挥戈痛未已	070
《古银杏行》	071
合肥行	072
吕留良虫蛀砚	073

解放前后	075
土改	076
四十年代的书画代表作 ...	076

七、江浦十二年	079
江浦任职	079
挖堤放水救禾苗	080
“一定要保住林五先” ...	081
“有求必应”	083
农民的石门槛	083
“横看竖看不满意”	085
六十初度	085
三年困难时期	086
喜识新诗友	086
“留得寒窗夜夜灯”	087
论书画的诗和书画代表作	088

八、“好风送我过江来”	095
湖上新居	095
太极拳	096
诗友高二适	097
再上黄山	100
漫游江苏	101
父亲艺术生涯的历史转折点	102
最沉重的打击	103

九、七年流浪	108
扬州暂栖身	108
林院几往还	112
大劫	113
书名初震	117
笔会	118
南艺的一段插曲	121
在乌江期间的艺术创作	122
画像趣谈	124
十、高潮和衰退	129
重返南京	129
《江上诗存》抄印	131
四上北京	137
“腹上空留指爪痕”	141
“睡魔”和“戒诗”	144
出版风云	145
父亲与古平	149
日本现代书法展览	150
林散之书画展	151
“草圣遗法在此翁”	154
“何处能寻避债台”	157

师门恩深	159
乐育幼苗	161

十一、灿烂晚年	163
移居林学院	163
夕阳红满楼	164
书法界的争鸣	167
“生天成佛”——绝笔	174

十二、溘然病逝	176
----------------------	-----

十三、“林散之纪念馆”和 “林散之艺术馆”	180
--	-----

附录一 漫游小记 林散之	184
附录二 林散之论书画诗选	237
附录三 林散之年表 李秋水	245

后记	260
-----------------	-----

一、大家庭

我的曾祖父居安徽省和县乌江镇七棵松，家境很穷，捕鱼为生。生三子一女，长子名成兴、次子成璧、三子成璋（也就是我的祖父）。后为捕鱼之便，举家迁至江苏省江浦县蒲圩，距乌江镇约三华里，住茅屋，终年食芋粥为生。

大祖父儿时帮富户放牛，下身围麻袋当裤子穿。十八岁投军，结义兄弟九人，叙齿最幼，人称“林老九”，号邦治。自幼臂力过人，投军后，勤练武艺，屡建战功。清同治年间，赐巴图鲁，封建威将军，驻山西大同，镇守雁门三关，以威猛刚介遭仇家暗刺，殁于任所，归葬祖籍七棵松老茔。（其坟于文化大革命时被毁，历经一百余年，尸仍未腐）。

大祖父任职期间，在江浦县距乌江镇约一华里的江家畝村建造了一座官邸，前后共三进，加上厢房，共有四五十间平房，房屋后面是小园。大祖父满想解甲归田后在此安度晚年，没料到他一天也未住过。

大祖父在任上，家政由二祖父成璧掌管。大祖母带着一个儿子住江家畝宅。大祖母是山西人，我们儿时都见过她，因语言不通，很少和她讲话。记得每逢节日或寿辰，她总要穿上诰封的官服。那时，大祖父还特地派他手下一个武艺高强的谭师傅作为护宅保镖师。二祖父有三个儿子，整个大家庭有三十多口人。

我的祖父和二祖父是双胞胎。祖父天性诚厚，无意功名，又不善理庶务，唯以读书消遣。祖父先娶黄氏，早亡，遗有二女。祖父三十五岁时续娶和县名门吴氏女，就是

我的祖母。婚后第二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祖母在江家畈大宅首胎生下我的父亲。时祖父已三十六岁，中年得子，举家欢欣，亲友都来庆贺。父亲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五，因呼乳名为“小五子”。父亲生下来左耳有些聋，稍长，恒默默，人以为呆，遂又喊他为“五呆”。父亲出世时，大祖父已去世好几年，二祖父由于无人拘管，专横独断，总揽家政大权。大祖父生前留下不少产业，他去世后，家中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最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父亲儿时生长在这个没落的大家庭里，给他留下最难忘的印象是谭师傅和大祖父的一匹白马。

谭师傅是山东人，身材魁梧，一生未娶。父亲幼时亲眼见过他许多惊人的武艺。他力大无比，却又身轻似燕；惯使一口单刀，十数枚铜板堆叠起来，可一刀劈为两半；以弹击物，百步之内，弹无虚发，人称“神弹子”。父亲说他多次看到谭师傅越过高墙或跳上房子，但不是凌空跳上去，而是先跑几步，顺力用脚在墙上踏几步，借势一纵身，双手按住墙头或屋檐，借助臂力翻越高墙或跳上房子。二祖父从谭师傅学武，也能轻易地用上法跳过一丈多高的墙，但不能上屋。

有一次，谭师傅和众乡邻在宅后小山上闲谈，大家哄闹着要谭师傅表演武功。恰巧这时有一条大牯牛在旁吃草，大家强要谭师傅和牛比试力气。谭师傅一向不轻易显示自己的武功，但拗不过众乡邻，就起身用双手分别抓住牛的两角，和牛对顶起来。正相持不下，有个青年拿起身旁的扁担对着牛屁股猛打。此时牛在上坡，谭师傅在下坡。牛被打，猛力向谭师傅顶过去。谭师傅运足全力顶住，岿然不动。由于用力过大，双足陷入干土地达数寸之深。牛尾后被打，前面又顶不动，急得喘着粗气，圆睁着通红的双眼。这位冒失的青年，见大牯牛居然顶不动谭师傅，一时兴起，更用力地在牛屁股上抽打起来。这时谭师傅只要一松手或稍一后退，就有生命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谭师傅运足内功，猛力把牛向后一推，一纵身向旁跳出，牛一头栽跌在山下，动弹不得，大家都吓呆了。

还有一次，谭师傅带着父亲去乌江镇上看戏，戏台搭在露天，台前摆着一排方桌和椅子，供有钱有势的人坐在桌旁，边品茶边看戏，一般观众是站在戏台前面的广场上看。谭师傅去时，只有一张桌子旁还空着两个座位，其余的桌子旁都坐满了人。谭师傅想带着父亲坐上去，桌子旁边坐着几个体面的绅士不让谭师傅坐，争执起来。谭师傅左手抱着父亲，右手抓住桌子的一角轻轻举起来，越过坐着的人头放到旁边。桌

上茶杯、茶壶都安然无恙。四旁的人都看呆了，赶紧让出座位给谭师傅带着父亲坐下。

父亲幼时老缠着谭师傅要学武功，由于太顽皮，谭师傅怕他学得真本领会闯祸，始终不肯教他。

大祖父有一匹白色战马，体长丈二有余，奔跑如飞，善通人性。大祖父有次作战，身负重伤，从马鞍上摔倒在地，马即停蹄躺下，让大祖父慢慢爬上马背骑稳后，急起奔驰而去。后面敌骑紧追不舍。马跑到一绝涧，宽三丈余，不能过，眼见追兵临近，大祖父自念必死。马回首看了一下，忽后退十数步，奋蹄昂首，一纵跃过。后面敌骑不能过涧，大祖父乃得安全返营。从此，大祖父爱此马如命。马老后，特专派一个老马伕，送它来江家畈养老。它只服这个老马伕，他人不敢靠近，近则又踢又咬。父亲说，他儿时顽皮又大胆，但对这匹马是敬而远之。后老马伕病故，此马哀鸣不已，绝食而死。家中将此马葬于马伕墓旁。

祖父临终前一年，体弱多病，延医服药无效，不得不作身后计。深知二祖父专横暴戾，担心自己一旦辞世，留下孤儿寡母，定受欺凌。乃从江家畈大宅搬到距江家畈约一华里的营房边一座旧“庄房”去住。庄房共两进，每进四间，加上厢房，共有十间。虽远不如江家畈大宅那般气派，但前场后园倒也宽敞。这里就是后来父亲的故居，也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出生地。

当时名虽析居，但经济上并不分开。祖父小家庭的一切生活用费仍从二祖父手里支取。

我们家庭史上所有四处住宅：曾祖父和祖父幼时居住的七棵松和蒲圩的两处草房住宅，祖父们和父亲幼时居住的江家畈大宅，祖父母、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居住的营房边住宅，由于迭经战乱，人事变迁，现全部不存在了。只有营房边的故居，于1999年主要由林昌庚出资，在乌江镇政府大力协助下，复建完成。

乌江镇距七棵松约七华里，距蒲圩住宅约四华里，距江家畈约一里，距营房边约三里。2005年，乌江镇政府修通了从乌江镇到故居的水泥公路。

二、顽皮的童年(13岁以前)

父亲自幼憨痴,却酷爱绘画。当时大家庭中并无一人会画,也无一人喜画。父亲大约三四岁时,一次冬天晚上,祖父坐在床边桌子上记账,祖母带着他偎坐在被子里做针线。父亲只是顽皮胡缠,不肯睡觉。看见祖父出去寻找东西,便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站在板凳上,抓起记账的毛笔就在账本子上画着人头、小猫、小狗,等到祖父回来,账本子已被画得一塌糊涂。祖父气极,抓起他的小手狠狠地打。祖母爱子如命,一贯都是顺着、护着,见儿子被打,赶紧起床,抱走了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越来越顽皮,简直顽皮得出奇。但他的顽皮常常与他童年的艺术“爱好”和“创作”相联系。有着许多有趣的童年故事。

泥美人的风波

父亲六岁时,一次到邻妇房间去玩,在梳妆台抽屉里发现许多银制簪珥插花之类的首饰,喜出望外,忙拿到门前塘边,取水和泥,塑了一个“泥美人”,把首饰插戴满头。邻妇外出回房,见首饰无影无踪,大惊,奔至门口,大呼:“不得了啦!我家的首饰不见了!”四邻都被惊动。大家正在猜论纷纷时,有个人走来说:“我刚才耕田,看见小五子在河边塑泥人,头上插满闪亮的东西,你们去看看。”大家跑去一看,果不其然。只见他弄得满身满脸都是泥巴,正歪着小脑袋坐在那里欣赏着他的“杰作”呢。邻妇

气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哭笑不得地说：“唉呀！你这个小祖宗！你淘气得离谱了，怎么想得起来的事呀？我的老命差点给你急掉了……”

风吹到祖父耳边，抓起一根棍子就追，跑不多远就把父亲给揪住了。这次“创作”的奖赏是吃了一顿棍棒。

祠堂闹鬼

我们家后山上有个林氏宗祠，是大祖父出资兴建的，供林氏家族春秋祭祀祖先之用，平时空着。族人林昌志在这里设了一个“私塾”，招收附近村庄儿童，教些《百家姓》、《三字经》之类的启蒙识字课本。父亲六岁时，带着妹妹林以霞在这里开始读书。旧时私塾刻板的教学方法，是极其落后可笑的，就在过去也早有人作诗形容和嘲笑，诗曰：“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祠堂是个四合院，后进三间正厅，供奉林氏祖先牌位，两边是厢房。前进三间用作厨房、过道和堆放杂物，当地老人喜欢在活着的时候把棺材做好，称为“寿材”。因祠堂空，许多人都把寿材存放在内。

林昌志时已五十多岁，按谱序班还是父亲的侄辈，留着花白胡须，架一副老花镜。一条腿跛得厉害，走路一瘸一拐的，是个典型的迂腐气十足的冬烘先生。

一天，父亲带着妹妹一清早来到祠堂，对妹妹神秘地说：“你躲到门后去，我要逗他们玩呢！”父亲迅速地从书包里拿出预先做好的鬼脸。这是用竹篾做成的，外面糊上纸，画上绿眼睛、黑鼻子、倒竖浓眉、剑戟般的胡须，在嘴的部位挖个洞，四周涂一圈红，口中拖出一条又长又大的鲜红“舌头”，吹口气，“舌头”便飘动不止。他躲在一口寿材后面。不一会儿，上学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来了。他戴上鬼脸，一手用木棍猛敲棺材板，一手用破扇扑打着，同时嗷嗷怪叫，吹动“舌头”。孩子们一见，吓得魂飞天外，没命地向外边跑边哭喊：“有鬼，有鬼！”老师林昌志这时一瘸一拐地也来了，见学生们狂奔乱叫，大声呵斥：“胡闹，大白天有什么鬼！还不快给我滚回学堂去！”孩子们无奈，只好胆战心惊地跟随在老师后面向祠堂走去。正在装神弄鬼玩得万分得意的父亲，忽然听见老师的声音，想跑已来不及了，只好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装到底，便乱叫、乱敲、乱扑，猛吹“舌头”。林昌志见状，吓得发昏，腿更瘸，急向外跑，未跑几步，瘫

在地上。较大的孩子们赶紧架着他跑到村上。躲在门后的妹妹见哥哥闯了大祸,吓得浑身发抖。父亲见老师远去,迅即摘去“鬼脸”,拖着妹妹溜之大吉。

祠堂闹鬼的事很快传遍全村。大家知道林昌志是个迂夫子,从无戏言,而且众学生都是亲眼所见,所以皆深信不疑。于是,去人到乌江镇买来香烛纸马,村民和老师来到祠堂,虔诚地焚香跪拜,学生们也一同在祠堂内跪拜,祈求林氏列祖列宗的神灵赦宥这些无知顽童的骚扰,赐予福祉,保佑平安。父亲和他的妹妹也夹在大伙里磕头作揖。谁也没有怀疑到是顽皮的“小五子”演出这幕恶作剧来。

《辞源》里的“蜈蚣”

林昌志对学生很凶,备有一条竹鞭子,常用来抽打顽皮和读不好书的学生。学生们既怕他又恨他。一次,父亲没有把书背熟,无情的鞭子便落到他的头上。父亲心里盘算着回敬一下他的老师。

一天早上,父亲像平常一样和他的同窗在摇头晃脑地念书,但眼睛却时时斜瞅着老师的桌子,只有他知道将要暴发一桩新鲜事。一会儿,林昌志一瘸一拐地来了,在桌旁坐下后,习惯地泡了一杯茶。装好水烟袋,吸了几袋烟,喝了几口茶,就一如既往地翻开放在桌上的《辞源》琢磨起来。翻着翻着,突然惊叫一声,把《辞源》摔在桌上,急速脱下一只鞋,惊慌地向着爬在《辞源》内的一条大“蜈蚣”猛打猛抽,可是“蜈蚣”却依然无恙。他扶正老花眼镜俯身一瞧,原来是一条画在纸上的蜈蚣。体长而扁,背部暗绿,腹部淡黄,头部大红,躯干有许多环节,两旁有许多对足,真是栩栩如生。老师这些失常的动作早引起哄堂大笑。父亲则更是“别有一番喜悦在心头”。林昌志知道是谁在戏弄他,碍于我祖父的情面,这次没有大加惩戒。

骡子的尾巴

乌江庆家窑村有位曾梓亭,是我祖父的挚友,为人正直,在地方上颇有声望。他有一头高大的骡子,毛色纯黑,乌光发亮,尤其一条粗长的尾巴,跑起来飘举飞扬,显得骏伟而潇洒。他走亲戚、上集镇、赶庙会,都要骑着这头心爱的骡子。只要别人一夸他的骡子好,他就得意地摸着小胡子笑,自以为是方圆百里内罕见的龙驹。为了买这

头骡子，他花了整整五十两银子，这够平常人家吃用一两年的。一天，他骑着骡子来看望祖父，把骡子的缰绳拴在门外的大树上，到后堂与我祖父纵谈古今去了。

这天，父亲正和小伙伴们在打谷场上扮演《三英战吕布》，追奔鏖战，难解难分。突然发现这头大骡子，一条长尾巴甩来甩去的，煞是威风好看。心想：把尾巴剪下来做长胡须，该多好。可骡子不是好惹的，它会踢人。父亲歪着小脑袋，想了一下，有办法了。他飞奔进屋，找出一把剪刀和用铁丝临时做成的长柄钩，叫小伙伴把骡子从树上解下来，一人牵着，一人为之搔痒，到了大门口，使之头朝外，父亲把大门虚掩着，仅留一条缝，小心翼翼地用钩子把骡尾巴钩进门缝，用剪刀把尾巴上的长毛剪得干干净净。剪完后，仍将骡子拴回原处，便和小伙伴们转移阵地，兴高采烈地拿着长长的骡尾毛，到屋后园内继续他们的“战斗”去了。

日薄西山。曾梓亭与祖父酒阑兴尽，起身告别，祖父送到门外。曾梓亭忽然看到自己最心爱的骡子只剩下一条光秃秃的尾巴桩子，悠搭悠搭地挂在屁股上，神气沮丧，威风顿失。这一惊非同小可，骡子尾巴毛剪掉是再也长不起来的。曾梓亭急得顿足大呼：“我曾某得罪了哪个？这简直是用刀子捅我的心！”祖父心里陡地一震，气得两眼冒火，拿着一根棍子，直奔屋后，父亲正一手捂着刚做好的髻口，一手高举竹棒当大刀，向扮吕布的小伙伴喝道：“请吃俺关老爷一刀……”突然身后“咚”地一声，一棍子打在他的身上。“你这个孽障！”祖父又举起棍子抡将下来，被曾梓亭赶来一把抓住。曾梓亭知道祖父动了大怒，劝道：“成璋，你儿子的命要紧，还是我骡子的尾巴要紧？”这时，祖母也赶来了。大家又劝又拉，祖父气得直喊：“天上地下，找不到像你这样的淘气胚！真要把我气死！”

钓 公 鸡

父亲幼时最爱美丽的公鸡毛，模仿戏台人物，用鸡毛插在自制的小泥人头上，或做毽子。整个村上，只要哪家有好看的公鸡，父亲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捉住，取其所需。最初是喊小伙伴们围攻，但这样做风险大，容易被人发现，告诉祖父，那还得了，他的耳朵已几次被拧过。“吃一堑，长一智”，硬捉不如智取。他效仿渔民用“卡子”卡鱼的方法：用一寸多长的小竹签，削成两头尖中间粗，再把两个尖头弯合在一起，插在一颗用水泡软的麦粒上——这就是“卡子”。再在“卡子”弯曲的“弓背”处系一根

长而细的麻线,然后将“卡子”放在草地上,父亲拉着麻线,躲在隐蔽处等公鸡上钩。只要公鸡去啄食麦粒,“卡子”就立即张开,卡住公鸡的嘴,跑不掉,叫不出,乖乖地就范。父亲可以任意地选拔它们尾巴上最美丽的羽毛。自从发明“卡子”之后,村上的公鸡大多成了怪模怪样的“秃鹫”。起初,村里人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公鸡得了什么焦尾病。后来事情败露,父亲少不了挨打、罚跪。但他却暗自庆幸,收藏的公鸡毛没有被祖父查抄出来。

画 驴

我们家有门亲戚,姓庆,住庆家窑,和江家畈一河之隔。一年冬天,其子结婚,喜气盈门,家中到处粉刷一新。祖父母应邀参加婚礼。其时父亲十一岁,吵着要同去,祖父怕人家办正事,父亲太调皮,可能会闹出乱子,执意不肯。父亲抱着祖母哭闹不休。祖母性极慈善,见儿子急得那样,实在不忍心,同时也怕留下他一人在家闯祸,终于征得祖父同意,带他去参加婚礼。去时,祖父再三叮嘱:“一定要听话,守规矩。”

那时家乡风俗,婚期前一天“贺号”,重要亲友都要去吃“贺号”酒,热闹非凡,直到深夜,客人们才各自安息。热闹了一整天的庆府,此时才安静下来。唯有“小五子”翻来覆去睡不着,原来他被白天看到的新粉刷的白墙吸引住了。他既爱白墙,又觉得太单调,要是在上面画一幅画就更漂亮了。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轻轻地从床上爬起,找到瓦工粉刷锅灶用的黑灰,用水调好,又找到一把刷子,爬到桌上,在客厅正中雪白的墙上,用刷子蘸满黑灰水,画了一头十分肥壮、精神抖擞、昂首嘶鸣的大黑驴。画成后,他爬下桌来,坐在板凳上,得意洋洋地欣赏一番。他想:明天大家一定都会大大地夸赞他的驴画得好!于是便安心上床睡觉去了。

翌晨,大家看到墙上这头驴,无不愕然,但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头驴画活了,只是画在大厅上不伦不类。主人认为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怎么说也不能在大厅上画驴。谁画的呢?谁也不会想到这头形神宛肖、笔墨雄浑的驴竟是一个刚满十周岁的学童画的。这件奇事把庆府闹得沸沸扬扬。祖父闻声跑来看,脸色立即变得刷白。把拳一抱,向主人说:“实在抱歉,这定是我那不肖的儿子干的,我去收拾他。”正好曾梓亭在旁,一把拉住祖父,哈哈大笑:“你有了这么才华出众的儿子,为什么要磨蹭他?诸位看看,这头驴在我乡有谁画得出?对孩子要因材施教,我就喜欢他。要知道我那头